



读秘

DU MI

关于生存与绘画的对话

秘修斌 吴晔 著

河北美术出版社

读
DU MI
秘

关于
生存
与
绘画
的
对话

秘修斌 吴 晔 著

河 北 美 术 出 版 社

策 划: 张基春 田 忠
责任编辑: 赵小明 李菁华 张永明
责任校对: 张青艳 李 宏
装帧设计: 王 茜 李 赞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读秘 / 秘修斌, 吴晔著. — 石家庄: 河北美术出版社, 2015. 11
ISBN 978-7-5310-6872-3

I. ①读… II. ①秘… ②吴… III. ①书画艺术—艺术理论—中国—文集 IV. ① J212-5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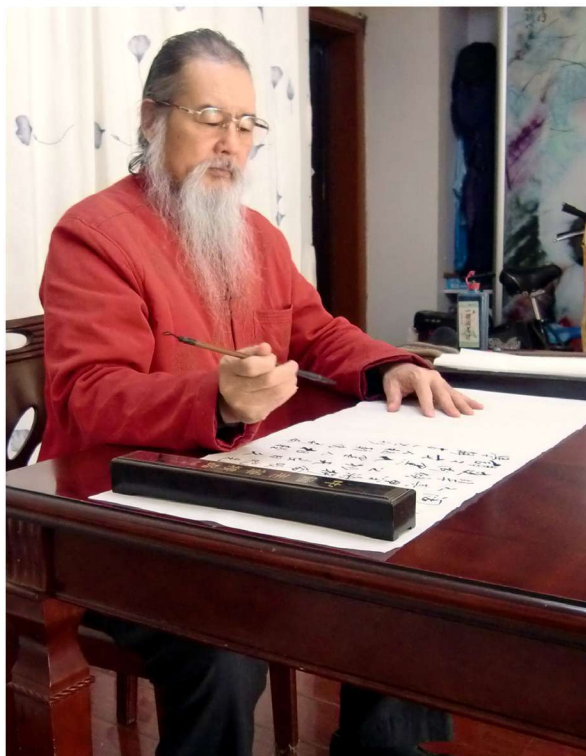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73141 号

读秘——关于生存与绘画的对话

秘修斌 吴 晔 著

出版: 河北美术出版社
发行: 河北美术出版社
地址: 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
邮编: 050071
电话: 0311-85915040
网址: www.hebms.com
制版: 北京华邦印刷有限公司
印刷: 北京华邦印刷有限公司
开本: 787×1092 1/32
印张: 9 印张
印数: 1000 册
版次: 2016 年 1 月第 1 版
印次: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58.00 元



秘修斌 (1946- 2012) 笔名墨丹，号野草堂居士，生于西安，祖籍河北故城。中国书画艺术研究院副院长、中国艺术家学部委员会理事、中国名家收藏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、美国全美画会荣誉会员、陕西省政协委员、国家一级画师、职业画家。

六岁受家庭启蒙开始学画，主攻动物，兼工翎毛、花卉。至今六十多个春秋，清贫艰辛地笔耕于砚池，从未敢有丝毫怠懈。

1980 年到 1990 年，受国家派遣随团出访美、英、法、德、日、加、泰、西、比等十七个国家作中国画讲学和文化交流达十多年之

久。作品被世界多家艺术殿堂收藏。人民日报、光明日报等海内外百余家新闻媒体对其做过大篇幅的报道，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。作品寓意深刻，耐人寻味，笔墨含蓄简练且惜墨如金，构图大气恢宏，画面清新淡雅，被誉为“灵像画师”。1995年回国定居北京。

出版有：《怎样画动物》《秘修斌画集》《中国名人画库秘修斌画集》《中国当代著名画家秘修斌动物画集》《中国画技法丛书秘修斌彩墨动物画法》《水墨花卉技法系列·秘修斌意韵》《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秘修斌》等。

命运自造化，灵像师天地

《读秘——关于生存与绘画的对话》诞生经过

吴 晔

2007年初，在中国最南端的美丽城市三亚，我约来了中国动物画家秘修斌先生，与其进行了二十天的谈话，话题围绕着中国书画艺术、当代中国书画市场、两个人的生命轨迹和感受、秘修斌的书画道路、作品赏析及艺术观点等方面展开，每天谈几个小时。

对话的形式和场合不拘一格，或者两人转过椅子在阳台面向大海，或者在沙滩上赤脚戏水边走边说，或者沏一壶茶坐在树荫下，不知时辰地老天荒地想起一句是一句……不拘一格。一是环境使然，椰风吹拂，海岸沙滩，都使人放松，促人享受阳光、海滩、蓝天、白云。另一个原因就是，我和秘修斌先生，都生长在陕西省长安县（今西安市长安区）沣河西边的大原村，他比我大十一岁，我叫他斌哥，我们已经相识几十年了。那二十天的对话内容，远远超越了二十天的时间和三亚那个空间，几乎凝聚了他生命的全部，和我几十年对他认识的积累。这就形成了这本书的主要文字内容。

小时候，我曾经向斌哥学画，但是，他几乎没教过我。村里人都说他画得好，还有一位和他一样画画写字都很好的叫王正亮，他们两人几乎被我们这些想学画的少年包围了。但是，我记事那时候，他刚从陇县转场回到大原村下乡，没房住没饭吃，生活负担很重，

整天不停地为生活奔波。而我也因为家里负担重，每天从早到晚忙不停，拔猪草，带弟弟，喂猪放羊，拾柴，干农活……基本上没时间去求教，所以，我是那批学画的少年中间成绩最差的一个。

高中毕业，我去城里修公路搞装卸干苦力，那时候斌哥已经到县城供销社系统工作，接触很少了。干了几年苦力，恢复高考，我考到北京上大学，毕业后到人民日报社当记者，这中间几乎断了联系。1985年冬天，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工作的我忽然就接到了他的电话，他来北京了，带着自己复制的《原大牵马俑》，一起来的还有当年和我一起向他学画的袁敏善……那《原大牵马俑》后来被中国农业展览馆收藏了。

那天晚上，北风呼啸，在北京光华路那个小旅馆里，我们聊了一夜，我知道了他这些年的一些事情，供销社搞农机修理，工艺美术公司复制文物，绘画雕塑……从这以后，我们的联系渐渐多了起来。后来，他调到科委上班，奉命出国搞文化交流，曾经匆匆见过几次，但是都没有深聊。

又过了许久，忽然又接到他的电话，他又来北京了，这次说是准备在北京扎根了，把工作都辞了。我去琉璃厂找他，在一个大杂院的拐角有很小的一个平房，里面很小很局促，只放一张床，也只能放一张床，地是黄土地，墙是土墙，墙上黑灰色，是黑色和灰色混杂那种，感觉墙快要倒了，屋里一股潮湿发霉的味儿。屋里没有窗户，很黑，关上门白天也必须开灯，一个小灯泡吊在半空，弱弱的灯光让我觉得自己要昏迷了。

我很心酸，那年他都快五十岁了。他只说自己辞了在科委的工作，

想专心画画，没有说为什么。过了多年我才知道，他忙了几年搞科研，含辛茹苦，获得了一项重大科技成果奖，国家奖励他六万元，从上到下一层层扒皮，到他手里只剩下三十四块七毛钱。同事们不知情，要他请客，结果请大家吃一碗羊肉泡馍都没够，还有人要啤酒喝，把工资赔进去了。吃完喝完，他把桌子掀翻了，脸红脖子粗地骂：“不干了，坚决不干了！谁再干谁就不是人！”辞职了。来到中国画家心中的淘金圣地——北京琉璃厂，每天在东西琉璃厂街走着看着，把自己介绍给别人。好在，他的画有画店的老鹰眼们欣赏，很快就安顿下来了。

在文房四宝堂画了一段时间，有时候会去山东、河南、广东、新疆、浙江等地走动，参加各种书画活动，参加香港回归、澳门回归等书画大赛，拿各种奖项。中间常回陕西长安住一段时间，总是忍不住又跑回北京。经常的情况是，在北京有很好的安排了，住宿画画酒肉资金都有人招呼，像在文轩宾馆等地方就是，但是他待一段时间，就神不守舍地抛弃眼前的一切，头也不回地走了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远处招他的魂，于是跑回长安，跑回陇县，跑回秦岭，回到自己生命经历过的某个地方待一段时间，然后又来北京，又从头再来，找个房子租了住下，买一堆生活用品。有时候租的房子还不错，有时候急了，碰到哪儿算哪儿。有一次，他甚至找到通州一个垃圾场附近的空院子，置办炉子案板餐具一大堆，住下了，除了买菜做饭，天天画画不出门，住了很长时间，画了一批好画。

但是，有一天说想回陕西走走，置办的这些东西就存放在附近认识的人家，再来时就丢弃得差不多了，又要重新置办。

再后来，他在北京通州土桥买了房子，据说他秘家的老根儿就在张家湾附近。稳定下来了，我们经常来往，或者他来看我，或者我去找他，这几年交流就多了。他会武术，也打太极拳健身，身体很好，走路快，吃饭香，说话中气十足，唱歌响遏行云，喜欢玩，喜欢热闹。买画的人多了，拍卖会上也常露面了，办展览，出席活动，出版画册，他忙忙碌碌很充实，报纸上也常有消息。画价也长了，一张画几万十几万能出手了，自己在琉璃厂东街也开了画店，日子越过越好，他很高兴，打的就是终老于北京的主意。那时候，觉得他能活九十岁没问题，我还拿朱屺瞻九十四岁坐飞机到美国去办画展作例子鼓励他，他自己也计划着到九十岁前要争取更大的进步，变法图强。

他的长相很有几分英俊，过了花甲之年还像个小伙子，不仅面相年轻，心态也年轻，打球打拳登山健步都虎虎生风。忽然有一天，他留起了胡须。他是络腮胡，浓密蜷曲，须髯形状很美，大家夸奖完，又都忍不住摇头，人怎么好像一下子老了十几岁，劝他剃了胡须。但是，他很陶醉于自己的仙风道骨，一手捋着胡须，灿烂地笑着。出门在外，总有人以仰慕的眼神看他，甚至到终南、武当等宗教名山，和尚见了急忙合十作揖，道士见了他也忍不住要拜师傅……

我知道中国画就像中医一样，人越老越值钱，我知道他一直游荡在书画家的官方群体之外，比那些在体制内混日子的人更辛苦，有时候确实需要社会的承认和读者藏家评论家的肯定支持，我也知道他家里孩子多生活负担重，我甚至还羡慕他那一把威武雄壮的胡须，但是，终究我还是觉得他自从留起胡须那时起，就开始有些暮

气了，还打太极拳，但打球唱歌什么的活动就少见。

大家的劝说没起作用，他的胡须就这样留了下来，越长越长，而且，越来越白了。

此时，他的绘画艺术正在做一次大的突破，每次有新的技法心得，就打电话叫我，两人站着蹲着坐着说着，有时候高兴地出去喝两口儿，有时候说着说着就磕绊住了，思谋着重画。有一天夜里，忽然就闯进我家，胳肢窝里夹着一卷纸，一张一张在地上摊开来给我看，把屋子的客厅摆满了，他很高兴，一处一处指着说：这一笔如何？那张构图妙趣无穷啊，这几笔很新颖，是睡觉忽然想到的……

他有很好的想法，还有很美的理想，也有单纯艺术的目的，有比较充分的知识准备以及实践修炼，他觉得自己快要蜕去身上这一层硬壳了，他要变成全新的自己。他喜欢画鹰，他画的老鹰雄健坚韧，目光炯炯，有坚韧不拔的心力。

他就像那只老鹰，到四十岁时，爪子开始老化，无法有效地抓住猎物，喙变得又长又弯，不好使了，因为羽毛长得又浓又厚，翅膀很沉重，使得飞翔十分吃力，生存遇到了难题。老鹰必须选择：是去死，还是进行艰难的蜕变。老鹰的选择是蜕变，那过程是很痛苦的：努力地飞到山顶，在悬崖上筑巢，150天不得飞翔，用鹰喙击打岩石，把喙磕到完全脱落，静静地等候新的喙长出来，再用新长出的喙把指甲一根一根地拔出来，再静静等待，新的指甲长出来后，再把羽毛一根一根地拔掉……五个月过去了，新的羽毛长出来了，一个健壮英雄的老鹰又开始飞翔搏击，并且能再活三十年。

选择是毋庸置疑的。

斌哥的选择也是毋庸置疑的，他已经飞上了山顶，开始了蜕变的艰苦历程，从其作品中，能看到一抹令人欣喜的阳光，他的画透露出一种清奇的骨感，作品《初升的太阳》，他几乎忘掉了国画的技法，忘掉了毛笔的存在，直接用性命扑落在纸上，将一头卧狮那么繁复的形象，仅仅几笔就立体出来，像大地上耸立的一座朝阳峰，迎接初升的太阳，一条尾巴像绵延的山脉，逶迤而去。那种震撼的构图，那种洗练概括的造型，已窥见出中国道家哲学最深奥最高的层次。六幅作品各有新意，那幅六尺竖幅的《观道图》，一头雄狮正面站立，顶天立地，全用淡墨，通体不着色，洗尽浮华，隐去锋芒，狮鬃一改从前的曲线重笔，淡墨块中几组淡淡的直笔，却收到了意外的效果，把狮子这个雄壮沉稳的巨型生灵，稳稳地落在了宣纸上的，不怒自威，不言自高，狮子表情沉静平和，端立如山，目光深邃，像是一位修道的智者，卫道的战士……

但是，过了六十岁后不久，他忽然开始身体不舒服，经常昏晕，有时候头疼，忽轻忽重，一段时间好了，又忙起来，就忘记了。刚高高兴兴工作没多久，又犯了。查了几次，血脂高，血压高，血糖高，这问题那问题，来回折腾，爱吃肉的他越来越注意保健养生了，但终于有一天，检查说是脑胶质瘤。我联系朋友、摄影家武强安排他住院，武强还费心劳神请了全国著名的好大夫给他做手术。术后，他忽然就要回老家，要回陕西长安（今西安市长安区）县沣河西边的大原村，回那个收留他养育他的村子。谁也劝不住，他在老家盖了房，回去了，不能画了，就整理自己的作品，以及历史的资料录影……

那是二〇一二年夏天，割麦碾场种玉米的季节，他走了，安息在曾经玩耍过劳作过的那片土地里。

曾经，他和我计划：“在自己感觉到达一定高度的时候，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办一次展览，然后回西安向父老乡亲办一次汇报展览，出一本精品集，在中国画史上留一点足迹，为光大动物画这门艺术做出点贡献，让后人记忆中留有秘修斌这个名字，于愿足矣。”

如今，他人走了，走了好几年了，他的愿望能实现吗？

他命运多舛，从小到多次困境，他都能自己走出来，胜利实现逆境大逃亡，所以我说他逆天了。他对绘画、对画动物是一种天生的爱，没拜师，没进美院，他为自己的画室起名“野草堂”，一是向这世界声明自己并非师出名门，不敢沾人家谁的光，二是敬佩野草的生命力，自信在哪儿都能靠自己的绘画艺术活下去，都能活的旺，活的精神抖擞。据此，我以“命运自造化，灵像师天地”为题，希望能概括伟大的动物画家秘修斌这六十六年的生命。

由于是录音整理，难免有些啰唆重复之处，议事说人也可能有不周到不妥当的地方，请读者谅解！

权作序言。

2015年5月21日，农历乙未年小满
于北京大源书斋

目录 // Contents

001 第一部分 生命经历

一路坎坷到京华

与动物的不解情缘

051 第二部分 国画艺术殿堂寻宝记

动物画——中国画坛上的艺术宝库

草木皆有情——关于花卉画的艺术探索

谈绘画工具的选择与使用

谈绘画角度——对客体的主观认识

谈适度夸张

谈悟性与灵感

谈道家思想与中国绘画的关系

谈中西绘画的区别

几幅代表作艺术欣赏

146 第三部分 知我者谓我心忧

命运天主宰，修行靠自己

画家的个性与绘画流派



谈虚心听取意见
中国书画教育的迷误与大道

196 **诗集**

207 **国画赏析**

244 **足迹缩影**

259 **秘修斌履历年表**

一路坎坷到京华

寄养大原村的日子——水灾，劳动，上学，艺术启蒙

吴晔：你现在常驻北京通州，听说你祖籍就是北京通州。能说一下你祖上的情况吗？

秘修斌：“秘”姓这个家族，早先是住在北京，祖上是当官做漕运的，就是管运河的官，后来犯了事，被发配到沧州。

吴晔：这故事在这之前你都不知道？

秘修斌：不知道，去年到了新疆才知道。我手里没有家谱，家谱都在我大哥手里，我就让他给我抄了一份，把孩子们都续上，打印出来几份。那时才知道祖籍就是在北京通州。

吴晔：你在通州住多长时间了？

秘修斌：已经住了六年了，直到去年才知道祖籍就在那一带，离张家湾两里路，而且就归张家湾管，所以冥冥之中就很奇怪，待在这儿就不想走了，就这么巧。

吴晔：你和大原村的缘分也是很偶然的。怎么到的大原村呢？

秘修斌：我的家事应该从大原村说起，有一年大原村遭大水你知道吗？

吴晔：听说过。

秘修斌：那年我上小学五年级，十一岁，刚好是暑假前考试。那时候正下大雨，外边喊“水来啦，水来啦……”。人们都不明白水来啦是怎么回事，从那次起我才真正知道涨水是什么样子。当时铺盖卷都顾不上收，就从窗户翻了出去。路上全都是水，最明显的

是所有的井都满啦，整个往外溢水，上面水没来地下水却先到了。

我帮着家里人把玉米往槐树高处架。没一会儿全村的人都跑到火车道上去堵水了。火车道的那一边是曹家寨，泮河放水先淹到曹家寨。那天曹家寨刚好过会，中午的时候正在吃吃喝喝，不知不觉脚底下已经变成浑浊的泥汤了。

水来啦，老人小伙子连学生也都往东边火车道上跑，拿铁锹把火车道加高来堵水。大水就像一堵墙一样，几米高齐刷刷地冲过来。在大水里，曹家寨那个最大的仓库被水那么一旋，飘起来一会儿就没了，所有房屋就像鸡毛一样飘起来。水上漂浮着家具、木箱、木门板、床板呀……还有人啊，岸上的人开始救水里的人——有游着过来的、有趴在案板上飘过来的、有的捞起个柜子，门一打开，里边藏着小孩子……

各种各样的东西，就那么浪涌着飘过来……太恐惧了，那种景象，还有那种声音，现在眼睛一闭还能感受到。

光去堵火车道也不顶事啊，曹寨人要挖开放水，大原村人要堵住不让水过来。这时候，有人建议在低洼地，壳漏弯边上赶紧筑个引坝，一旦火车道被冲垮了，可以把水往壳漏弯引，洪水就不会进村。于是有一半的人去筑坝了。

曹家寨的人急了，要把火车道挖开，目的是把洪水泻到这一边，把淹的地亮出来。火车道这一边的则拼命地保火车道，说：地已经淹了，放了水也没有用，你们来这边还有吃的，有亲戚还能招呼一下，如果挖开了，这边庄稼地也淹了，以后大家吃什么呀。于是极力反对。两边的人在火车道上打了起来。这边几个被打倒啦，那边也被打倒

几个，伤了不少。没办法，公安来人放枪也不起作用，闹了一天一夜。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，火车道还是被挖开了。洪水一下子从那边涌了过来。放水后，曹家寨的水还是有一米多深，冲得什么都没有了，庄稼也完了。挖火车道的时候，人的那种自私本性全都暴露出来了。

多亏把壳漏弯坝修好了，水过来后，顺着坝沿就进了壳漏弯，没流到村里来，村里大部分地保住了，只把十一队的一半地给淹了，滩里的地没有被淹。

为了相互救济，大原村那一年（1957年）进入最艰苦的一年。

吴晔：我就是那一年出生的。

秘修斌：是啊。为了节省粮食，共渡难关，家里就是有面也不能吃。谁家如果吃馍，就会被绑上井绳游街，就让你喝稀糊糊。其实那时候大家都没有吃的。洪水淹掉的那块儿地没有收成，受到的损失很大。饿肚子的时候，所有孩子是最可怜的。我就记得我妈妈（后来才知道是我奶妈）对我特别好，烙了一点馍，切了一个小方块儿给我，说：“到没人的地方赶紧嚼两口”。她把烙的馍藏在柜子里，连我哥哥都舍不得给他吃。

吴晔：所以说，虽然1957年咱农村没闹“反右”运动整人，却闹了洪水，叫自然灾害把农民整了一下。天灾人祸，很难过上几天安宁日子。

秘修斌：这个茬口实在太糟糕了！你想1957年遭水灾，1958年就是大炼钢铁，时机实在衔接得不好，人们一下就穷到根上了。那几年孩子们遭了大罪，饿得嗷嗷叫。我就在饲养室偷那种榨完油的豆渣饼，用石头砸碎了嚼。饿得眼睛发绿的时候，还偷那棉籽饼吃。